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三卷
(1997)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合辦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北京大學出版社

敦煌吐魯番研究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第三卷

Volume III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合辦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八·北京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1998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三卷/季羨林等主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9

ISBN 7-301-03611-6

I. 敦… II. 季… III. ①敦煌學-研究-文集②文物-研究-中國-吐魯番盆地-文集 IV. K870.6

1998.9.24
北京圖書大廈
No 0178660

書 名: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三卷

著作責任者: 季羨林 饒宗頤 周一良 主編

責任編輯: 劉 方

標準書號: ISBN 7-301-03611-6/K·0245

出 版 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電 話: 出版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4140 編輯部 62752032

排 版: 北京軍峰公司

印 刷: 北京大學印刷廠

發 行 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28.25 印張 456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一版 199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 52.00 圓

編委會（以拼音字母爲序）

主 編

李羨林 饒宗頤 周一良

編 委

柴劍虹 鄧文寬* 方廣鋁 郝春文 黃繼持

林悟殊 榮新江 孫曉林* 王邦維 王 素

張錫厚 張涌泉 趙和平

（名後加*號者爲本卷執行編委）

編輯部成員

陳懷宇 劉 屹 孟憲實 榮新江 史 睿

徐淑燕

本書承蒙泰國華僑崇聖大學創辦人
暨華僑報德善堂董事長鄭午樓博士
慷慨資助，謹此致謝。

編委會

目 錄

論 文

- 新疆的甘蔗種植和沙糖應用 季羨林 (1)
- 敦煌出土鎮墓文所見解除慣語考釋
——《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序 饒宗頤 (13)
- 《吐魯番市志》序 馮其庸 (19)
- 《法華經》胡漢諸本的傳譯 楊富學 (23)
- 敦煌摩尼教《下部讚》經名考釋
——兼論該經三首音譯詩 林悟殊 (45)
- 敦煌藏文 P.t.1208、1221 號寫卷卷背的唐人詩鈔 柴劍虹 (53)
- 《駕幸溫泉賦》補正 伏俊連 (57)
- 敦煌寫本《李嶠雜詠注》校疏 徐 俊 (63)
- 《秋胡變文》校釋補正 王繼如 (87)
- 敦煌本《六祖壇經》口語詞釋 鄧文寬 (97)
- 《開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殘牒》簡介 池田溫 (105)
- 唐西州勾官編年考證
——唐西州官吏編年考證 (三) 李 方 (129)
- 《唐天寶年間豆盧軍某營衣裝勘檢曆》雜識之一 孫繼民 (161)
- 藏文社邑文書二三種 高田時雄 (183)
- 《康秀華寫經施入疏》與《炫和尚貨賣胡粉曆》研究 鄭炳林 (191)
- 敦煌文書所見唐宋之際敦煌民衆住房面積考略 黃正建 (209)

歸義軍會稽鎮考	李并成 (223)
《敦煌寫本書儀研究》訂補	趙和平 (229)

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	王冀青 (259)
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近現代印鑒印主考	陳紅彥 (291)

紀念文

貝利教授與于闐語文獻研究	榮新江 (309)
姜亮夫先生與敦煌學	李丹禾 (325)
常任俠先生與敦煌學	王 鏞 (329)
悼周丕顯先生	杜斗城 (335)

書評專文

評介《古代和中世紀早期的西域》	張廣達 (339)
-----------------------	-----------

書 評

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學藏 敦煌文獻》	劉 屹 (371)
小田義久《大谷文書の研究》	陳國燦 (381)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	施萍婷 (391)
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	王冀青 (396)
鄧文寬《敦煌吐魯番學耕耘錄》	王 素 (405)
鄭炳林、羊萍《敦煌本夢書》	史 睿 (414)
張錫厚《敦煌賦彙》	顏廷亮 (419)
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第一卷)	李正宇 (425)

新書目	(435)
-----------	-------

Contents

Articles

- The sugar-cane planting and the use of sugar in Xinjiang Ji Xianlin (1)
The exorcistic words of tomb inscriptions from Dunhuang Rao Zongyi (13)
Preface of *Tulufan shi zhi* Feng Qiyong (19)

The *Saddharmapundrikasūtra* : Its recensions in Central Asian
languages and Chinese Yang Fuxue (23)

The title of the Dunhuang Manichaean Hymn Text
(*Xiabu zan*) Lin Wushu (45)

Tang poems on the reverse side of P. t. 1208 and 1221 Cai Jianhong (53)
Further remarks on the *Rhapsody of his Majesty's presence*
at the hot spring Fu Junlian (57)

The commentary on Li Qiao's miscellaneous poems on
Dunhuang MSS. Xu Jun (63)

Qiuwu Bianwen : Corrections and supplements Wang Jiru (87)

The colloquial words in the Dunhuang version of the
Platform Sutra Deng Wenkuan (97)

A fragmentary official document dated the 13th year of Kaiyuan:
Brief introduction Ikeda On (105)

The auditors in Xizhou during the Tang time: A chronological

study (3)	Li Fang (129)
Notes on a Tang military logistics document	Sun Jimin (161)
Three Tibetan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societies in Dunhuang	Takata Takio (183)
Two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Sogdians at Dunhuang	Zheng Binglin (191)
The space of housing in Dunhuang from the Tang to Song time: Approach from the Dunhuang documents	Huang Zhengjian (209)
The location of Kuaiji Garrison of the Guiyi Military Headquarter	Li Bingcheng (223)
Study of the model of letter writers in Dunhuang MSS. : Corrections and supplements	Zhao Heping (229)
The Chinese texts acquired by A. Stein in hi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loration	Wang Jiqing (259)
A sigillographical study of the Dunhuang MSS. kept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hen Hongyan (291)

Memoritum:

Prof. H. W. Bailey and the study of Khotanese literature	Rong Xinjiang (309)
Prof. Jiang Liangfu and Dunhuangology	Li Danhe (325)
Prof. Chang Renxia and Dunhuangology	Wang Yong (329)
In memory of Mr. Zhou Peixian	Du Doucheng (335)

Review Article:

<i>Vostochny Turkestan v drevnosti i rannem srednevetov' e</i> (East Turkistan in Antiquity and early mediaeval times), I – III	Zhang Guangda (339)
---	---------------------

Book Reviews: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Peking

- University I - II Liu Yi (371)
- Oda Yoshihisa, *Study on the Otani documents* Chen Guocan (381)
- Deng Wenkuan, *Collected coll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texts*
and calendars from Dunhuang Shi Pingting (391)
- Rong Xinjiang, *A survey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texts at abroad Wang Jiqing (396)
- Deng Wenkuan, *Study on Dunhuang and Turfan texts* Wang Su (405)
- Zheng Binglin, *The oneirocritical books from Dunhuang* Shi Rui (414)
- Zhang Xihou, *Collection of Rhapsodies from Dunhuang*
 Yan Tingliang (419)
- Li Bingcheng,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exi Corridor*
 Li Zhengyu (425)

(translated by B. W.)

新疆的甘蔗種植和沙糖應用

季羨林

羨林按：這是拙著《糖史》第二編，國際編的“附章”。爲甚麼叫“附章”？文中已有說明，茲不贅。本章共論述了三種用古代印度和新疆文字寫成的醫典，詳情亦見本文。我個人認爲，在我用力甚深，用時甚長寫成的這一部長達80萬字的書中，最有意義的篇章頗有一些。但是，這個“附章”意義最大，因爲它提供了中西醫學比較研究的翔實可靠的資料。由於篇幅頗長，我在這裏僅選出三種文字之一的于闐文醫典，供研究新疆古代語言文字的學者和有志於對中西兩大醫藥體系進行比較的學者參考。

按本書的結構原則，新疆是中國土地，應歸入第一編國內編的，第二編是國際編，專講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專講表現在甘蔗種植與沙糖製造方面的國際文化交流。但是，一提到國際文化交流，特別是在古代，則決不能離開絲綢之路貫穿其間的新疆。從地理條件上來看，新疆地區不宜於種蔗（有一個地方提到過，下面再談）。但是新疆確實有糖，用於飲食方面，用於藥品方面。這糖估計大部分都是從外面傳入的。世界上有許多文化體系，據我的分法，可以歸納四大文化體系：中國、印度、自古希伯來開始的包括伊斯蘭文化在內的閃族文化、自古希臘羅馬開始的歐美西方文化。這四大文化匯流的地方，世界上祇有一個，這就是新疆。在沙糖應用方面，也表現出來了這種匯流的現象。因爲其性質是國際的，所以我把這一章放在這裏。又因爲新疆畢竟是中國的地方，所以我不把它列入正章，祇作一個“附章”。

本章共分兩大段：一、沙糖的藥用；二、甘蔗的種植。

一、沙糖的藥用

由於材料的限制，我在這裏祇談沙糖的藥用問題，至於食用，那是司空見慣的事，用不着多講，我現在也沒法多講。

至於沙糖的藥用，我在本書第一編和第二編都曾多次講到過。根據波斯和阿拉伯的經驗，糖在最初是僅僅作為藥用的。大概是由於製造的困難，所以價錢異常昂貴。以後製造困難的程度逐漸減低，於是人們就把糖和蜂蜜等量齊觀，也加入到廚房中的調料中去了。人類最初吃的甜東西，祇有蜜和一些水果甚麼的。

中國的情況同上面講到的有點不同。中國先秦時已經知道使用甘蔗；但是祇知道使用蔗漿，當時寫作“柘漿”，是用來吃的，不作藥用。到了漢代，蔗漿能解酒，似乎有點藥用的味道了。不過中國製糖，起步比較晚。這些我在第一編都已講過，這裏不再重復。到了唐代，醫書中頗有些講到糖的地方，換句話說，糖的藥用率較高。後來這種藥用率越來越減少。這一點我在第一編中也已談到過，祇是原因還沒有摸透。到了今天，人們祇知道吃糖，吃糖製的甜東西，每日不可或缺，幾乎已經完全忘記了糖的藥用價值了。

這話說遠了，回頭再談糖在新疆的藥用問題。我們在新疆找到了一些藥方，是用不同的語言文字寫成的。藥方的數量不算很小。在這些藥方中，我們隱約可以看到不同醫學體系匯流的情況，特別是印度醫學、波斯醫學和阿拉伯醫學之間的匯流。我常常有一種感覺，我覺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對世界人類文化寶庫，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惜我們現在還注意得、研究得非常不夠。如果說它是湮沒無聞，似乎有點過了頭；但是，雖不中，不遠矣。幸而現在有了劉迎勝教授和宋峴教授開始認真注意這個問題，這是極令人感到欣慰的事。

我個人雖然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是我一無能力，二無雄心壯志來做這方面的研究探討工作。我祇是在研究糖史的過程中，讀了三部有關新疆醫學，特別是藥方的書，因為同我正在研究的問題緊密相聯，所以就利用這三部書所提供的資料，寫了現在這一章。這三部是：1. Sten Konow, *A Medical Text in Khotanese, Ch. II 003 of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1]；2. A. F. Rud.

Hoernle, *Bower Manuscript Facsimile Leaves*^[2] ; 3. Jean Filliozat, *Fragments de Textes koutchéens de Médecine et de Magie*^[3]。

1. 于闐文

本書係用于闐文 (Khotanese) 寫成。這種文也稱于闐塞文 (Khotan-sakish), 是古代塞種人使用的一種文字。殘卷約在一百年前出土於中國新疆和田 (古稱于闐), 因而得名。其字母源出印度婆羅米笈多王朝字體。唐玄奘《大唐西域記》瞿薩旦那 (即于闐) 條稱: “文字憲章聿遵印度, 微改體勢, 粗有沿革, 語異諸國。”于闐文屬印歐語系, 印度—伊朗語族、伊朗語支。Sten Konow 書沒有原件影印, 祇有拉丁字母轉寫和英文譯文。原件影印見 H. W. Bailey, *Codices Khotanenses*^[4]。這個本子並不完整, 是一個梵文和于闐文雙語本, 但二者並不完全對應, 時有缺漏, 而且梵文拙劣粗糙, 幾乎讓人猜不出是甚麼含義。詳情請參閱 Sten Konow 為本書寫的前言, 茲不贅。

這一部書有頭無尾, 沒有底頁, 因此不知道書名是甚麼。H. W. Bailey 為方便計, 給了它一個書名 *Jivaka-pustaka* (《Jivaka 的書》)^[5]。Jivaka 是印度古代著名的醫生, 于闐文一些殘卷中稱之為“醫聖”。陳寅恪師認為, 這個名字可能與中國的“岐伯”有聯繫。Sten Konow 把全書分為 92 條, 第一、二兩條是頌讚之辭, 其餘幾乎每一條就是一個藥方。在約摸 90 個藥方中有糖的共有下列幾條, 我寫出出處和用糖量:

P.15	下起第五行	藥方四	5 sera ^[6]
P.21	第一行	藥方七	5 sera
P.21	第三行	同上	1/2 mākāṅga ^[6]
P.25	第四行	藥方十	
P.43	第二行	藥方 32	3 mākāṅga
P.49	下起第 10 行	藥方 41	4 sera
P.53	下起第 12 行	藥方 46	1 sera
P.59	第 6 行	藥方 49	4 mākāṅga
P.63	第 4 行	藥方 57	1 mākāṅga
P.71	下起第 4 行	藥方 76	4 sera
P.75	第 10 行	藥方 80	

P.75	中	藥方 81	
P.75	下起第 2 行	藥方 82	4 sera
P.77	第 3 行	藥方 83	4 sera
P.77	第 11 行	藥方 84	6 sera
P.77	下起第 16 行	藥方 85	10 sera
P.77	下起第 5 行	藥方 86	1 thanga
P.79	第 4 行	藥方 87	6 sera
P.79	第 13 行	藥方 88	4 sera
P.79	第 18 行	藥方 89	10 sera
P.79	下起第 13 行	藥方 90	5 sera
P.79	下起第 8 行	藥方 91	7 sera
P.81	第 2 行	藥方 92	8 sera

上面是我對糖在本書中出現的地方、藥方數目和用糖的劑量所作的統計表。糖共出現 23 次，約佔藥方數量的 25%，也不算少了。我先作幾個說明：

1 藥方中有的地方 Sten Konow 的英譯文用 molasses 這個字，意思根據英漢字典是“糖漿”，“糖蜜”，不知道究竟是糖？是蜜？我沒有列入上面統計表中。

2 藥方中，比如頁 51，下起第 3、4 行，有一味藥叫 Shoots of the bitter tree of the Chinese（中國人苦樹的芽）。這味藥當然是與中國有關的。

3 Emmerick 在上引論文中指出，許多藥方也見於別的醫典，特別是印度醫典。他自己找出來了一大批。他還講到，法國學者 J.Filliozat 也找出來了一些。這明確說明了這些藥方的國際性，它們不是一個國家的發明創造。這也是文化交流的結果。

爲了進一步深入理解這個問題，我現在從本書中選出幾個藥方，根據 Sten Konow 的英譯文譯爲漢文，然後再加以必要的解釋。我選的是五個數目連續的藥方，其中都有糖這一味藥^[7]。

藥方 87

sūkṣmīla（羨林按：于闐文原文爲 sukṣamīla，Sten Konow 譯文作 sūkṣmīla，顯係梵文，但是梵文祇有 sūkṣmīlā，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

譯名義大集》5776，亦作 *sūkṣmilā*，漢譯“碓砂”)、華撥根(羨林按：于闐文原文作 *papala mūla*，Sten Konow 譯文作 *pippalimūla*，梵文。 *pippalī*，義為長胡椒。《翻譯名義大集》5794，漢譯華撥，顯係音譯，*mūla*，梵文，義為“根”)、小茴香、烏賊、*tukāksīū*、*maucarasa*、*Carum Copticum*、達子香葉(于闐文原文作 *ttālispatṭa*，梵文 *tālisapattrā*，《翻譯名義大集》5787；*tālisaṇ* 達子香，*pattra* 梵文，義為葉)、香王即肉寇(于闐文原文 *jāttī-phala*，《翻譯名義大集》5811)、檸檬汁、*tāmelaki*、*sarasa*、*nāgapu ṣ pa* (漢文直譯為“龍花”)、*tintidika*—以上這些藥每種 1 *mācāṅga*，每一種都是必需的，華撥、薑——每種 4 *mācāṅga*，*kapittha*—1 *sera*，石榴子—1 *sera*、糧—6 *sera*；這種散(細末)能產生體火，淨化食品，治療那種有許多不潔之物 (*asuci*) 匯集的 *atisāra* (梵文，義為痢疾。《翻譯名義大集》9583：熱病)，治療各種 *atisāra* 中的 *arsas* (梵文，義為痔瘡)，治療咳嗽，淨化肝臟、脾臟，治療諸腺中的消瘦症、嘔吐和潛藏於心臟中的疾病。

以上就是藥方 87 的全部譯文。

藥名基本上都是梵文；但是有的能在《梵英字典》中查到，有的就查不到，祇好照鈔原文。少數藥名在《翻譯名義大集》中能鈔到，多數找不到。因此，有的藥名指的究竟是甚麼東西，我們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正如 Winternitz 所指出的那樣，梵文在印度以及中亞一帶的醫典中的地位，相當於拉丁文在西方醫典中的地位。

藥方 88

明礬、石鹽、華撥、薑、黑胡椒、肉桂(于闐原文 *tvacā*，Sten Konow 譯為 *tvak*，《梵英詞典》，不見此字，《翻譯名義大集》5806)，*sūkṣmela*—這些味藥的每一味—1 *mācāṅga*，棗子、石榴子、*tintidika*、*cakorika*、*amla*、*vetasarasa*—這個^[7]—每一味 2 *mācāṅga* 是必需的，糖—4 *sera*；這個散能消化不消化的東西，產生良好的體火，淨化食品，治療 *arsas*，治療下腹部擴大。

藥方 89

nāgapu ṣ pa、肉桂、*citraka*、黑胡椒、*sūkṣmela*、達子香葉，每一味 1 *mācāṅga*，薑—3 *mācāṅga*，華撥—9 *mācāṅga*，糖—10 *sera*；這一種散治療(原文是 *in*，“在其中”) *kuṣṭha* (麻風病)、下腹部擴大、*yakṣma* (許多病的名

字，其中有癆症)、kāmalā (《梵英詞典》和《翻譯名義大集》都沒有這樣一個病名)、raktapitta (直譯“膽汁血”，由於膽汁而引起的一種血病，多血病)、visarpa (monier-williams《梵英詞典》作 erysipelas or any similar spreading eruption, 前一字鄭易里《英華大詞典》未收, eruption; 義為疹《翻譯名義大集》未收)、咳嗽、呼吸疾病、發燒、口渴、心痛、hikkā (于闐原文 himka, Sten Konow 譯為 hikkā, 《梵英詞典》作 hiccup, = hekkā, hiccup, 《英華大詞典》未收此字) mūtrakrcchra (《梵英詞典》作 strangury、痛性尿淋瀝)、pāṇḍuroga (黃膽)、消化遲緩，它能淨化食物。

藥方 90

māgadhī (于闐原文 māgadi, 長胡椒)、達子香葉、黑胡椒—每味 2 mācāṅga, 薑—3 mācāṅga, 草撥—4 mācāṅga, 肉桂, sūkṣmela—每味 1 mācāṅga, 糖—5 sera; 這一種散治療咳嗽，呼吸疾病，它淨化食物、淨化脾臟、退燒、治療癆症、消化遲緩；這種好吃的散治療 atisāra, 治療舊arsas、嘔吐。

藥方 91

sūkṣmela—1 mācāṅga, 肉桂、nāgapuṣpa、黑胡椒—4, 草撥—5、薑—6、糖—7 sera; 這一種散治療消化不良，治療下腹部擴大、arsas、心臟病、咳嗽、呼吸疾病，治療 raktapitta, 腹部腫脹、咽喉疾病。

藥方就鈔到這裏為止。當然越鈔得多越好，那樣對研究比較醫學會有更大好處；但是，那不是我現在的任務。我現在祇想做到這一步。我鈔藥方，也不是毫無原則的，我選了十幾個連續有糖這一味藥的藥方中最後五個，既然連續在一起，原書作者是否有意為之，它們之間是否有內在的聯繫？我說不清楚。

我現在想進一步對上面鈔的五個藥方中的某一些藥品，以及上述五個藥方以外個別的藥品加以分析，加以解釋，並最後同中國古代的醫學加以對比，以求得中亞醫學——表現在藥方面的醫學——與中國醫學之間的聯繫，並發掘其中蘊涵着的更深一層的意義，這也算是一種比較醫學吧。

首先令人注意的是：于闐藥方中動、植、礦物都有。其中有一些藥名，雖然我們還不知道指的是甚麼東西，但是，總起來看，得到上面的論斷是實事求是的。如果再進一步分析的話，其動、植物藥品，遠遠超過礦物。這一個簡略的事實，實有深意。我現在把我的意見分開來寫在下面：

1 東方國家——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國——對醫學都非常重視。我們寫出了大量的醫學寶典。專以中國而論，其數量真可以說是大得驚人，再加上無數的《本草》，真可汗牛充棟，其餘三國，情況也差不多。但是，反觀西方文化源頭的“言必稱希臘”的古代希臘，儘管大家輩出，彪炳寰宇，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大科學家、大歷史學家等等，都是“大名垂宇宙”的人物；但是，獨獨對於醫學，則沒有像上述四個東方國家那樣出過那麼多醫典，也沒有像我們東方國家所有的“醫聖”。如果我再“暢想”一下，把這現象同東西文化的差異挂上鉤，難道能說我是過了份嗎？

2 我沒有研究過西方醫學史，但是，僅從我們眼前使用的藥品來看，西醫藥品礦物多，而中醫藥品動、植物多。于闐藥方表現出來的正是東方醫方的特點。

3 上述五個藥方——全書的藥方也都一樣——都不止一味藥，這同西方不同。在中國，中藥藥方基本上都是許多味藥組成的，其中還分甚麼“君”、“臣”，我理解，就是講哪一味主攻，哪一味藥為副，為輔，有的甚至配上解毒的藥，以防萬一誤診，下了藥，還可以解除其作用。總之是，錯綜複雜，形成一個辯證統一的整體。這是中醫優異之處，非那些以“天之驕子”自命的、有偏見而又愚昧可憐的西方醫生們所能理解的。在這方面，于闐藥方表現了同樣的情況。我再補上幾句。藥方治的病，有的我們不知道指的是甚麼病，僅就我們知道的而言，治的病是繁複多端的。

4 于闐藥方中使用糖的共佔四分之一，數目不算太小。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糖在古代印度和波斯，價值極為昂貴，祇作藥用，不作食用。中國稍異其趣，食、藥兩用。但是，從唐代起，下至清代，糖的藥用比例，越來越低。原因我還沒有分析過。

下面我想選出幾樣于闐文中和漢文中都有的具體的藥品，加以對比、分析。僅僅是雙方共有這個簡單的現象，就足以說明它們之間的緊密的關係，它們是一脈相承的。于闐文當然以 Sten Konow 的書為依據，漢文則以李時珍《本草綱目》^[8]為依據，漢文醫書數量過大，各書間也不能說沒有矛盾之處，我無法一一利用。為方便省事計，我選了有代表性有權威的《本草綱目》。我選的藥物是：